



新世纪剧坛丛书

血火瓷魂

三十集电视连续剧

SAN SHI JI DIAN SHI LIAN XU JU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三十集电视连续剧

天 意 著

血火瓷魂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I 235.21 2

9

新世纪剧坛丛书·血火瓷魂

天意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 京 地 质 印 刷 厂 印 刷

26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25 印张 20 插页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 000 册

ISBN7-104-01657-0/J·727 全十册定价:250.00 元

《血火瓷魂》话瓷路

白居易在《忆江南》词中一声“江南好”，风靡了词坛，妩媚了江南，不知勾起人们对江南多少的魂牵梦萦、遐想神思。人说这是诗词的魅力，我说更是江南迷人折腰的万种风情。

我有幸生长在这万种风情的江南景德镇。那里不但有江南的山青水秀，文人的诗情画意，更有名扬天下的瓷器和千百年一脉相传的瓷魂、瓷路。

说起景德镇，便会联想到瓷器。据传英语 china 是“中国”的意思，又可指“瓷器”，是景德镇古镇英文“昌南”的音译。就连高岭的瓷土矿古遗址的“高岭”，也是国际上矿物学、陶瓷学的专用名词。镇上所产瓷器，精美绝伦，瓷魂器韵，傲视华夷，独树一帜，堪称魁首。

先辈创造出景德镇举世瞩目的辉煌，后人当然感到光荣和自豪。可自豪之余，面对辉煌免不了会有“高处不胜寒”之感。想着先辈们千百年来，在茫然中探索，在失败中积累，在血火中升华的艰难历程，心中“震撼”二字，油然而生。

是什么力量使景德镇能创造如此的辉煌、如此的震撼？排除那些市俗的饰词，原来景德镇的辉煌，却是来自于景德镇人千百年勤恳谋生的结果。

“谋生”，这个平凡而又沉重的字眼，它没有耀眼的光环，没有华丽的桂冠，但它却蕴育着伟大与辉煌，却在编写着历史。

昨日的辉煌，是昨日谋生的结果；今天的辉煌，还得由今天的谋生去创造。千百年来，景德镇以它那博大襟怀、无私无怨地抚育着一代又一代谋生的人们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。

我家数代都在景德镇这块古老的热土上谋生。祖父以瓷谋生，父母以瓷谋生，我也没离开瓷的圈圈。听祖母说，父亲八岁丧父，当年便到族人办的窑厂学徒。艰难的谋生历程，磨砺了他坚韧性格，也造就了他丰富的制瓷经验。我敢说，他在那代陶人中，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寇轰炸景德镇，镇上坯坊窑坊大多停业，人们纷纷到乡村躲避。父亲在乡间安置好祖母，便赶回到炸弹呼啸的镇上，同几家坚持不停产的窑厂，顶着日寇空袭出坯烧窑。因为有了这不倔的窑厂、不倔的陶人，景德镇千年窑火才千年不断。顶着日寇呼啸而下的炸弹烧窑，这是何等的壮举，可父亲谈及这些往事时，却总是以一句最最平常的话来结束：“谋生难哪！”

日寇炸弹声中，母亲除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外，为补贴家计，手中那支画瓷笔始终没有停下。识字不多的她，说不出什么相濡以沫的动人言语，但她却默默地实践着与父亲生死与共的人生誓言。有人问母亲，对那从天而降的炸弹怕不怕？母亲却送出一句似乎不相干的话来：“唉，谋生难哪！”

记得小时，父亲牵着我漫步在发热的柴窑篷上，徘徊于木棍搅动的坯车前。好奇的童心让我问这问那，却从来没难倒过父亲。问他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么多，回答的依然是“谋生”二字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也进入谋生的行列。每日里与瓷几乎是如影随形，自然也积累了不少有关瓷的逸闻旧事和常识，同时也咀嚼着谋生的滋味。

半个世纪过去，父母早已作古。时光染白了我满头青丝，我也成了个名符其实的阿家翁。到此免不得有几分伤感、几分怀旧。大多往事都如风似烟消逝，唯有那四十多年前，父亲牵着我在窑场坯坊间漫步的往事，却依然历历在目、记忆犹新。

今天，望着从改革中走出来的陶瓷民营企业，看着新一代陶人在谋生中探索进取，我看到了瓷都新的崛起，看到了走向辉煌的瓷路，也明白了谋生的沉重与伟大。

随着解甲，却未能归田。闲余之中提笔涂涂抹抹，不知不觉，便有了几本未入流的篇章。借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《新世纪剧坛丛书》之机，将《梦断临安》剧作选和这本三十集电视剧《血火瓷魂》一并附骥尾刊出。

我从未涉及过电视剧作品，加之文化底韵不足，《血火瓷魂》显得重故事，少情感，文字粗俗，写作也不合章法，好在原就不曾有过玉堂金马之想。但陶人情趣，文俗意真，自有下里巴人风味，也堪助君茶余饭后解个困乏。

值景德镇千年庆典前夕，谨将此书，献给景德镇的千年华诞！献给千百年来在这块热土上谋生的人们！

2003年4月5日凌晨
天意于昌欣路

目 录

一 景德篇

(1)高岭窑火	1
(2)汴京风烟	17
(3)御瓷闹春	34
(4)西行使者	51
(5)三岔路口	68
(6)景德风雷	82

二 风雷篇

(7)天子脚下	101
(8)御书楼前	117
(9)君子好逑	131
(10)十里妆奁	149
(11)龙舟风波	165
(12)胡汉之间	180

三 强项篇

(13)汴河重逢	198
(14)智斗寿屏	215
(15)强项将军	233
(16)碧血耳坠	249
(17)棒槌命案	266
(18)二堂雪冤	282

四 同心篇

(19)山亭风雨	299
(20)朝花夕落	316
(21)壶嘴传奇	330
(22)艺海探珠	349
(23)卖官鬻爵	367
(24)同心窑前	384

五 铁肩篇

(25)计换红瓶	400
(26)重上阳翟	419
(27)京都献宝	433
(28)红玉碎片	451
(29)重阳之约	468
(30)匹夫铁肩	483

一 景德篇

(1)高岭窑火

片首歌：看人间，沧桑变，
血火丹心铸史篇。
英雄来去如风雨，
江山沉浮几变迁。

路漫漫，史篇篇，
上下求索勇攀登。
承前启后开大道，
热血不负风雨年。

人虽去，史相传，
成王败寇逝如烟。
揭开尘封觅遗踪，
杯酒盏茶话当年。

字幕：公元 1003 年，宋真宗咸平六年冬。

纷纷扬扬的雪花飘下，碧澄如练的昌江静静流淌。路边“昌南镇”路碑高矗，不远小山岗上一块大石上刻着“高岭”二字。满山满岭尽是怒放的梅花。

梅林空地中，一位二十余岁后生正在练剑，远处露出高岭村一角。



剑风刮动雪片梅花。忽然风中送来一缕呼喊，后生停下回首探看，风雪中跑来霍霜。

霍霜：“二公子，家中来了客人，老太爷叫你回去陪客呢。”

霍清臣将剑倒在手臂后，皱眉不悦：“这客也好生不晓事，寒冬腊月的，还来呱噪。你知道，我是最烦陪客的，就说没找到我得了。”

霍霜：“这可不行，老太爷说一定要你去的。”

霍清臣：“什么奢华客人，需要这般认真？”

霍霜：“是浮梁县的江县令，送来了大公子书信，还说要见你呢。往常这陪客都是大公子，如今大公子到京城作官去了，这陪客人的事，自然是你二公子了。”

霍清臣：“好，好，我说不过你，我去就是，走吧。”

霍家大门边，贴着当年红纸喜报。喜报残缺，尚留有“霍……进士，第”等字。

大厅中，主客位上坐着霍父和江县令。

霍父递给霍清臣一信函。霍父：“清臣，这是你兄长海臣从京城寄给你的书信，拿去好生看来。”

霍清臣折观信函。霍清臣：“原来新疆有警，大哥要我赴汴京，寻机报效朝廷。”

霍父：“海臣说得不错，习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。你也不小了，应该去寻找你自己的功名事业才是。”

江县令：“霍年兄在京甚得皇上赏识，眼下西夏和大辽都在蠢蠢欲动，说不定才太平了几年，又得打仗了。梅二公子，这正是你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。”

霍清臣：“江大人，清臣只愿天下太平，百姓免受战乱之苦，永远没有那种时机才好。”

江县令：“这……话虽这么说，可为人在世，功名事业，总还是要的。况且，这仗又不是我等挑起来的。”

霍清臣：“大人说得极是，功名事业，总该是要的，若能将战争消弥于无形，这种功名事业不比疆场更可贵吗？”

江县令：“有这可能吗？”

霍清臣：“大人饱读诗书，那孙子兵法上，不就有吗？”

江县令：“啊，你是说，不战而屈人兵？”

霍清臣：“大人渊博。”

江县令：“哎呀呀，原只以为二公子武艺超群，充其量一侠士而已。原来公子文武全才，真叫人敬佩！怪不得霍大人千里传书，要你进京助他。”

霍清臣：“大人谬夸，倒真叫清臣汗颜。”

江县令：“二公子此番进京，本官有一事相求。”

霍清臣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，清臣自当效力。”

江县令：“每年送贡瓷进京，且不说途中艰难，便是千辛万苦，到了京城，也常常被人刁难，影响本官升迁。公子此番进京，若能辛苦代劳，本官这些担心尽可扫除了。”

霍清臣：“这……”

霍父：“清臣，既是江大人这般信任你，你便辛苦一下，答应下来。”

霍清臣：“是，孩儿遵命。只是不知何时登程？”

江县令：“照规矩历来都是重阳过后便起程。可今年因京城工部行文来，另加了些瓷器，故而期限放宽。元宵后三日内一定得交到工部。”

霍清臣：“那些新添的瓷器，眼下正在窑中烧，若是顺利，估计今日停火，七日后才可开窑。这样看来，恐怕要冬至才可动身。这万水千山的，时间可真有点紧的。”



江县令：“霍老弟办事怎么这般拖拉，那贡品图样，不是一月前便交给了你吗？”

霍清臣：“不错。可那时已是入冬后了，起了霜风，坯房中师傅早已歇手，只得再找师傅烧起炭火，好不容易才赶出来的。”

霍父：“是呀，县令大人，镇上本有规矩，霜风一起，坯房就得停下歇手，以待来年。否则泥胎一冻，能出好瓷吗？”

江县令：“世伯莫生气，本官不知冶陶有这多么周折。世兄方才说，若不受阻的话，这进了窑的坯，难道还有什么变故不成？”

霍父：“那变故可就多了……”

霍清臣：“爹爹陪江大人聊着。窑上今日歇火，孩儿放心不下，要去窑场看看。”

江县令：“世兄去窑上，本官跟去长长见识，如何？”

霍清臣：“大人要去，草民岂敢阻拦。只是那里人人忙着干活，恐怕没人招待，到时江大人莫要怪罪便可。”

江县令：“世兄说笑了，本官岂会那般不通人情。”

霍清臣：“既是这样，江大人请。”

江县令：“世兄请。”

众人正要出门，霍霜拿着一件绣着红梅的棉披风追出来。

霍霜：“二公子，外面风寒，披上披风再走。”替霍清臣系好披风，“好了，去吧，早去早回。”

霍清臣与霍霜相对一笑。

江县令猛然惊觉：“哎呀呀，最难消受美人恩哪，霍世兄真好艳福。”见霍清臣二人不答理，解嘲地转对霍父，“霍世伯，好个美貌贤惠的媳妇哟。”

霍父：“老父母见笑了。这丫头买来才几年，出落得倒是聪明能干。只是小儿功名未曾成就，哪能就成家？”

霍霜含悲无奈退下。霍清臣皱眉步出。

江县令慌忙追出：“世兄慢走，等等本官。”

村外，风雪弥漫。霍清臣顶风雪而行。江县令缩了缩脖子，朝后招招手。衙役抬过官轿，江县令慌忙钻进轿内，衙役抬起轿紧追霍清臣。

窑场外，高高的烟囱浓烟滚滚。

窑场内，窑工来往于木跳板上，捧柴投入火口。

众人进来。窑工烧窑照旧。衙役找不到坐椅，垒起几块窑柴让江县令坐下。

看火师从窑顶篷上下来，霍清臣迎上。

霍清臣：“胡师傅，怎么样，没问题吧？我看火候也快到了。”

看火师：“火候是快到了，可眼下还差一点，再加把劲就可歇火。少东家……这窑烧得太苦了，我担心篷上有点不对劲似的，烧完这窑，可得好好查修一下。”

霍清臣：“是呀，我也正是为此而来的。”

柴楼上小徒工不停将柴倒下，落在窑头的柴池前。窑工们从柴池框里取出窑柴。

楼上倒柴小徒工忽然惊喊：“师傅们，不好啦，窑顶篷冒烟火啦！”

众人大惊，看火师急回头奔石阶上楼。霍清臣跳上窑勒，只见窑篷顶上直冒烟火。看火师气喘吁吁赶到，也惊呆了。

看火师：“完啦，完啦，这下可完啦！窑篷一塌，这满窑瓷器、窑房、附近的房屋、窑工的性命……”

霍清臣：“慌什么，快想办法吧！”

看火师：“办法，办法，窑篷开裂，就会塌下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霍清臣：“没办法？那砌窑门的稀黄泥总该有吧？”



看火师：“啊，黄泥？黄泥就在你身后勑下，待我找人去抬……”

衙役扶着江县令从石阶上跌跌撞撞上来。江县令等见窑篷顶上烟火，大惊失色：“这……怎么办啊？”

霍清臣望着跌跌撞撞下来的看火师焦急万分，探头向下一看，翻身跳下。

衙役：“老爷，我们快跑吧。这窑篷一塌下，可是十几丈的火头。窑房还不是像纸灯笼一样，一下便完啦。到那时，便是想跑也跑不了啦。”

轿夫：“老爷，看火师和霍二爷都跑啦，我们再不跑可就没命啦。”

江县令：“那还不快跑！”

众衙役丢下县令，争先恐后挤下窑勑。江县令吓软了腿，跌倒在勑上，没力气下来。

泥塘边霍清臣找不到盛泥的东西，脱下身上棉披风，放在泥浆中搅拌，双手抱起，跳上窑勑。

江县令呼救，霍清臣顾不得江县令，将泥浆披风扑在冒烟火之处。

看火师双手空空跑上来：“这……这盛泥家伙全收拾起来了，一下哪能找到？”忽然望见扑在烟火处棉披风，大喜，回身跑下。少时便抱着沾满泥浆的棉被上来。霍清臣帮着把泥被盖在篷顶上。众窑工纷纷仿效。顿时烟火被扑灭。众人一身泥浆烟火，互相庆贺。

看火师抹了抹脸上汗泥，瞪眼对众人吼道：“乐什么，危险还没过去，大家快下去，继续投柴加火！”

众人一愣，将目光投向霍清臣。

霍清臣点头：“没错，大家都要听看火师傅的。快去，否则就晚了。”

众人转身要下勘，江县令从地上爬起阻拦：“我说霍少爷，你是给烟火熏糊涂了吧？眼看着窑篷快要烧塌，我看撤火都来不及，你反倒要加柴加火，是嫌窑篷塌得不快吧？来人呀，给我阻住，不准再烧！”

江县令吼叫许久，见无人答理，只得下窑勘。

窑头。众窑工紧张地投柴烧窑。窑中火焰熊熊。看火师与霍清臣对视点头：“撤跳，歇火。”

窑工们顿时停下，用腰间汗巾揩汗。

外面雪花纷飞。窑房内江县令与衙役们跺脚，不断叫冷。

江县令一见撤跳停烧，踱了过来：“不烧啦？没事啦？”

霍清臣：“不烧啦！没事啦！”转而对众窑工，“大家辛苦啦。这一窑的工银双倍，烧掉的棉被照赔新棉被。再请大家到得月楼喝个痛快。”

众窑工欢呼雀跃，众衙役禁不住直吞口水。

霍清臣：“江大人，这么冷的天气，何不也去喝上几杯？”

江县令：“老爷我可不想去坐那冷板凳。不去，不去！”

霍清臣：“衙役伙计们，老爷生气了，你们若想喝上几口，就快侍候老爷上轿。”

众衙役欢呼着，抬头抬足把县令抬了起来，便要往窑房外去。江县令急得手足乱蹬，吼叫：“你们大胆！放下，放下！快放下！霍贤契，快叫他们放下，我去还不成吗？”

众窑工哈哈大笑。

霍清臣含笑叫住衙役：“伙计们，老爷有话要说，说完再上轿不迟。”

众衙役捕快将江县令放下。江县令整整袍服，怒视众衙役。衙役嬉笑躲开。

霍清臣：“大人。”



江县令：“霍清臣哪，霍清臣！有你这般胡闹的吗？”

霍清臣：“今日窑场化险为夷，说不定是托大人官运福分呢。草民一时高兴，疏于礼仪，老父母千万别生气。”

江县令：“这酒是要喝，可心中疑团不解开，真他娘的难受。”

霍清臣：“大人可是问当时为何不歇火，反要加柴加火？”

江县令：“是呀，窑篷危险，理当釜底抽薪才是……”

霍清臣：“当时已经到歇火之际，窑内热气最足，热气四溢烘托四周。一冒烟火泄气，烘托之力大减，窑篷就会更快下塌。”

江县令：“啊，你用泥浆棉絮将它盖住，既可挡住火头烧房梁，又可阻窑气外泄……”

霍清臣点头：“泥浆进入缝中，很快干结，若不加火烧结，区区几床棉絮，如何抵敌？所以才要加速投柴烧火。”

江县令：“啊，原来如此，真是绝妙高招。霍公子真是聪明！”

霍清臣：“这哪是我的高招，只不过是前人留下的经验教训而已。咳，这窑火倒是止住了，但愿西疆的战火，也能尽快止住。”

一衙役：“那西疆远着呢，管他何来？眼下又冷又饿，老爷，得月楼的酒菜可香着呢。”

众衙役：“对！对！还是小的来侍候老爷上轿吧。”

众人要抬江县令。江县令急得直摆手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老爷自己会走，不准胡来。”

众人哈哈大笑。

数日后，霍家大厅，陪江知县在堂上的霍父起身：“大人，老朽年事已高，身体欠佳，不耐多坐，要到后面小憩片刻。恕先行告退。”

江县令：“世伯尽管去就是，我有事要和令郎商议。”

霍父起身，霍清臣起身相送。

霍父：“清臣不要管我，好好陪着江大人。”退到后厅。

霍清臣：“孩儿遵命。”转对江县令，“江大人，方才你已经看过贡瓷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江县令：“本县虽是初来，可早就听说这饶窑昌南镇瓷器，可与天下之最佳的瓷器争先。霍陶二窑，人称假玉，更是佼佼者。今日一见，果如其言。不要说贡品好，便是打点送人情的，也都是件件皆精。本县尚有何话可说？”

霍清臣：“大人仁厚，草民代镇上百姓谢过大人。”

江县令：“这投递的公文，县里早已办妥，你这就拿去。不知公子几时起程？”递过公文。

霍清臣接公文：“看这天气，真应了快雪快晴这话。如果大人没有其他吩咐的话，我想趁这好天气，明日便起程。”

江县令：“好！我这里另有书信一封，到京后可投到工部侍郎王钦若大人府上，他是我远房表兄。这贡品公事，也正在他手上办。事情有他帮忙，那就容易多了。”

霍清臣接下书信。

江县令：“这该办的正事儿，都说过了。嘿嘿嘿，本官尚有一事，难于启齿，尚要求公子玉成。”

霍清臣：“大人为浮梁县之首，还有什么事要草民玉成？”

江县令：“家中老母年迈，久想寻一伶俐丫头服侍，却没有合适的。那日见府上霜儿丫环，堪称我意。又听令尊说，公子心在功名，无意成家。为此，本官求公子将霜儿丫环相让，身价悉听公子，决不吝惜。”

霍清臣心怒皱眉，想一想又把火气压下，对江县令：“大人，这霜儿虽不是我霍家血脉，可我霍家早已视之为一家人。我与她名虽主仆，实则有如兄妹。他事都好说，唯有此事恕草民难以从命。大人若是要买使唤丫环，这身价银子，草民定当孝敬。”